

樊希安 = 著

笔流 端痕

BIDUANLIUHENBIDUANLIUHENBIDUANLIUHENBIDUANLIUHENBIDUANLIUHEN

中篇人物传记

报告文学·特写

散文·随笔

杂文·短论

生活方式研讨

图书出版刍议

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

第一编

中篇人物传记

“双枪老太婆”传

读过长篇小说《红岩》，谁也不会忘记那个叱咤风云、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“双枪老太婆”。这个令人们景仰的英雄，已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荣史册。然而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党的好女儿“双枪老太婆”生活原型之一的邓惠中烈士，却在牺牲后被错定为“叛徒”，长期蒙受了不白之冤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，对在美蒋特务制造的重庆1949年“一一·二七”大屠杀中遇难人员进行审查，用事实推翻了过去的一些错误结论，于1983年6月，追认邓惠中、张露萍等六十名遇难人员为烈士。至此，邓惠中烈士才有缘分享人民捧献的至诚的祭酒。

本篇以真实的笔墨，记述邓惠中烈士富有传奇、神秘色彩的一生，向人们介绍这个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最终献出生命的巾帼英雄、一世楷模。并以此奉献给邓惠中烈士，告慰先烈在天之灵。

——作者题记

教书匠中年徇女

四川，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天府之国。

四川省东部、日夜奔腾不息的嘉陵江和渠江下游，有一个岳

池县。它位于峰峦叠翠、森林茂密的华蓥山西南，资源丰富，农产以稻、小麦、甘薯为主，这里居住着尧舜的部分子民，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生息、繁衍。

岳池县城南门外有个长滩寺村，长滩寺村有一个叫张家湾墩子的地方，张家湾墩子有一户张姓的中等阶层人家。

这张家本世代务农，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，与土坷垃打交道，到了邓惠中父亲张鹏生这一辈，祖坟上突然冒了一股青烟，家境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变化。张鹏生从小聪颖，天资过人。张家有个亲戚是村中首富，为了让儿子知书识礼，长大光宗耀祖，请了一个私塾先生到家搞“单兵教练”，又怕儿子一人读书寂寞，便让张鹏生前去陪读。

张鹏生的父亲听到这个消息，欣然同意。自己整日里耕作于田亩，一个汗珠摔八瓣，连养家糊口都不能，哪有钱供儿子读书？亲戚家让儿子去陪读，不用缴学费，何乐而不为？

张鹏生就这样发蒙，开始读起“诗云子曰”来了。他眼读心记，过目成诵，两年时间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还能逐句详析。白天陪读，晚上豆灯黄卷，又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许多小说。私塾先生看张鹏生聪颖好学，也着意栽培，使他在学业上大有长进。而张鹏生亲戚的儿子却既顽冥不化，又疏懒贪玩，两年里，斗大的字儿竟不识一箩。真正是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意插柳柳成荫了。主人一气之下，辞退了私塾先生。张鹏生无“读”可陪，也就离开书案回到田亩之中。以后，张鹏生又锲而不舍，耕余苦学，学问大增。到自立门户时，便挂锄从教，当了私塾先生。

做私塾先生就有“束脩”，“束脩”积攒起来就有了家资。张鹏生面临河水，背靠竹林，盖起了三间一溜的大瓦房。出则俯首观鱼儿成群，入则抬头看翠竹青云，风景煞是秀丽。他结婚之后，有了三个儿子，小康人家，也算是诸事如意。步入中年的张鹏生有一件心事，就是还想要一个女儿。

1904年农历七月初四，从张家的大瓦房中传出“哇哇”的一阵婴啼，张鹏生梦寐以求的女儿出世了。妻子瞅着初生的女儿，脸上露出甜甜的微笑，张鹏生更是高兴万分，喜滋滋地前后张罗着。

夫妻俩合计着给女儿取一个名字。那时，女人大部分是没有名字的。在娘家按排行称呼，出嫁后用丈夫的姓加娘家的姓做代号，如张李氏、赵王氏等等，再简单一些，就是用“娃他妈”来称代了。即使个别的女人有名，看见啥就叫啥，瓶儿、罐儿、板凳，随意呼之。二是想要男孩的人家，用女儿的名字表示意愿，如领弟、招弟、盼盼、改改等等。三是不用动脑筋，菊呀、花呀、葡萄呀、石榴呀，随手拈一个即可。张鹏生夫妻与众不同，他们不仅给女儿取名，而且还要取一个响亮好听的名字。

“兰花美丽、漂亮，就叫兰兰吧！”妻子说。

“兰兰？兰者，花中之长也，取文雅之意。喔，叫兰君好不好？”张鹏生琢磨半天，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
“好，就叫兰君。”妻子表示同意。

“兰君这个名字算是你给女儿起的，我还要给女儿再取一个名字。”张鹏生来回在屋地上踱步，一副深思的样子。“有了，就叫惠中！”

“不好听，不好听，哪个不顺嘴哟。”妻子不太同意。

“嗨，很有意思，很有意思。现在帝国列强蚕食瓜分我国，大清朝只有招架之力，无还手之功，振兴中华只能靠仁人志士。我们女儿长大了也要为国家效力。惠——中！这个名字不是很好吗？”

“女娃家能干个啥子嘛！”

“可别小看女娃家。小缙紫三岁救父，王昭君出塞和亲，花木兰代父从军，穆桂英大破天门阵。我们的女儿长大了也要干大事业哩！”张鹏生说完，走过去把女儿从床上抱起，高高举过头顶，“是不是呀？我的宝宝！”女儿冲着父亲“咯咯”笑了两声。“你看，你看，孩子都同意了呢！”

张鹏生视女儿为掌上明珠，惠中三岁时，就开始算数、识字。

张鹏生一心要把女儿培育为当代女杰、巾帼英雄。但是，他没有亲眼看着女儿长大成人。惠中六岁那年，张鹏生就因病去世了。

小惠中啊，你能不辜负父亲的期望吗？

石缝中生长的小草

惠中父亲张鹏生的去世，不仅使全家经济上陷于困顿之中，而且使家庭成员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。说来也巧，从惠中的母亲上数，祖上三代女辈都是早年丧夫。张家湾墩子是一个偏僻、闭塞的角落，中国所有的地图都找不到它的名字，但是，封建主义并没有将这个小小的地方遗忘，封建思想禁锢着人们的头脑。惠中的母亲年轻守寡，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度日，受尽封建礼教的束缚，历经世态炎凉的痛苦。

“寡妇门前是非多！”这种浸透了封建主义毒素的世俗观念，像一条无形的绳索，一根无形的大棒，肆意对那些丧夫的寡妇们进行摧残。惠中的母亲深知这根大棒的厉害，她在丈夫去世之后，终日里战战兢兢，小心翼翼，每行一件事都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她害怕世人投来冷漠的眼神，怕张姓家族森严的族规，怕别人指脊梁骨说三道四。稍有差迟，不仅玷污自己一世清名，还将给孩子们带来不幸。唉，做女人难，做寡妇更难，真是要多难有多难啊！

丈夫去世不久，她带着三个儿子和女儿，把家中养的公鸡全都捉了起来，要孩子们分送给亲戚和邻里。

惠中对妈妈的行动不理解。“妈妈，干嘛把公鸡送人呢？”

“孩子，咱家养不得呀。”

“别人家养得，为啥子咱家就养不得呢？”惠中刨根寻底。

“唉，你不懂，人家要嚼舌头的！”母亲唉声叹气地告诉她。

惠中听不懂母亲的话，她见不到过去天天喂养的公鸡，心里好像失落了什么。一天，她没有告诉母亲，悄悄从亲友家要回一只公鸡，放进了鸡笼里。

这天晚上，惠中做了一个甜蜜的梦。梦见一轮红日喷薄欲出，一只大红公鸡引吭高唱。她欢快地唱着爸爸生前教给自己的儿歌：“大公鸡穿花衣，红红的鸡冠真美丽……”梦中的儿歌尚未唱完，突然一阵嘹亮的鸡鸣将她惊醒。鸡鸣报天晓。那时，宣统皇帝的卧室才有从外国进口的自鸣钟，祖国大地上的千家万户还要靠鸡鸣来推测时辰。而在邓家，这一点权利也被剥夺了。

母亲听见家中公鸡打鸣，一跃从床上坐起。她沉着脸责问几个孩子：“谁把公鸡捉回家里的？”

“是我。”惠中怯生生地回答。

“赶快送出去！”母亲生气了。

“不嘛，不嘛，我就要养，公鸡打鸣好听，我们好早点起床呀！”

“惠中，你要听妈妈话呀！”妈妈眼圈红了，眼眶里噙着泪花。

为了不使母亲难过，惠中点了点头。为这件事，她大哭了一场。

父亲去世后，家中折了顶梁柱，幸有少许薄田，全家才赖以生活。母亲为了使三个儿子有出息，省吃俭用让他们上学堂读书。惠中是女子，上学自然是没有份的。她有极强的好奇心，对男娃读书最是羡慕。哥哥们到学堂去，她常常跟在后面，人家进了学堂，她就在窗外边听。时间长了也能背诵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之类的孔夫子语录和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等诸子散文中的片断。哥哥见妹妹好学，就每天晚上教她认字，把在学堂学的东西讲给她听。小惠中一听就懂，一学就会，为以后求学深造奠定了基础。参加革命后她常说，几个哥哥是她的启蒙老师。

当时，在那样的社会里，封建主义的巨石压得孤儿寡母们透不过气来，小小年纪的邓惠中就像石缝中长出的小草，顽强地生长着。

倔犟的性格

封建势力的压迫，没有使小惠中屈服，反而在她的心灵里种下了与命运抗争的种子，塑造了她坚韧、倔犟的性格。

她长到九岁那年，妈妈把她叫到身边，“从今天起，你要包脚了，包上后，痛一点，慢慢就好了。”

“包脚做啥子嘛？”惠中问。

“你看哪个女孩子小时不包？包了，长大了才能找到婆家，人家才不会笑话你！”

“不包，不包！”惠中撒开腿跑了。

包脚，传统的说法叫裹足，那可是封建社会的“国粹”。女人家舒展自如的脚，原本就是美丽的。六世纪拜占廷作家阿里斯特涅特雷这样描述过一个美丽的女人：“她的美丽使我吃惊，我甚至要赞美她的双脚。要知道，一双美丽的脚，能使丑陋的人变得美貌。”而封建社会却要扭曲它，非得裹成平面看像三角形，竖起来看似锥形，如同细小的嫩笋一般，才称得上美。而且成了美的一种模式，中国女人的脚非如此不可，否则就是大逆不道。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，多少女人被裹脚布所束缚？又有多少女人能摆脱裹脚布的束缚？它是捆绑妇女的血淋淋的绳索。

母亲把惠中叫回来了。

烧了一盆开水，准备好一卷白布。母亲拉着她的脚，一把塞进滚烫的水里，烫得惠中大哭起来。母亲也哭了，她看着女儿的脚步烫起一层层水泡怎能不心疼！但女孩家不包脚是要受人歧视的啊！母亲狠狠心，在惠中外婆相帮下，用布把惠中的脚缠了一道又一道。布缠上之后，勒得紧紧的，脚趾挤折了，整个脚变了形，疼得惠中在床上直哭。她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，感受到封建社会的不合理，愤而起抗争。几天之后，惠中趁妈妈不注意，悄悄把裹着的脚放开了。她发誓：无论谁逼着，无论有什么后果，我

也决不裹脚。母亲拿她没办法，骂一顿之后只好由她去了。“眉间秋波盈盈，三寸金莲窄窄”，这是人们欣赏的传统的美。惠中不按这种美的要求塑造自己，自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侧目和非议。一次，婶婶、嬢嬢们又在品评她那双脚。“这姑娘哪都好，就是那双脚太大了。”一个替惠中惋惜。另一个接着说：“哎，怕是找不到婆家了。”她们的议论，被惠中听见了。她笑着说：“脚大就大呗，我一辈子不找婆家呢！”平时，无论是到亲戚家，还是在村子里，惠中总是大大方方地在人们面前来来去去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她要用行动同吃人的封建礼教进行坚决斗争，斗争结果有了一双“半大脚”，对若干年后参加革命斗争十分有利，这是后话。

几年之后，惠中又做了一件在小山村来说，可以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。比她当年不包脚更令人吃惊，这就是她悄悄学会了打拳。“张家湾墩子张鹏生的女娃会打拳哩！”消息不胫而走，传遍了方圆几十里地方，越传越神，越传越奇。

“那娃会点穴，两个指头点哪个，哪个就别想活喽。”

“好凶噢，几个男人都近身不得！”

“那女娃硬是样样精通，长拳、短拳、通臂拳、黑虎拳、猴拳，样样都会来几路哩！”

这传说有许多虚假、夸张的成份，但惠中学会了打拳却是真的。她的拳师是哥哥张辉如。

义和团运动之后，我国各地习武成风。1902年，长滩寺来了一个河南人，他叫陈三文，因参加义和团运动遭到清廷的通缉，为逃避追捕，逃到了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。陈三文之家是太极拳的发祥地河南温县陈家沟。这太极拳，说起来也话长。创始人有南朝梁韩拱、唐代许宣平、元末明初张三丰、明末陈王廷数说。一般谓陈王廷一说较可靠。陈为明末庠生，曾在河南温县任乡兵守备，晚年逍遥隐居，“闲来时造拳，忙来时耕田”。综合当时民间和军队中流行的名家拳法，结合古代导引、吐纳术，吸取阴阳字经和经络说成拳，共五路。在陈王廷的影响下，陈家沟家家习武，

代代传艺，不仅培养出许多高明拳师，而且山村中的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几招。陈三文是陈王廷的后代，摸爬滚打，练就了一身好拳术。义和团运动开始后，陈家沟派二十人到天津参加同洋人作战，陈三文是其中之一。弟兄们为国捐躯的含笑去了，活着的却遭到清廷追捕。陈三文为找一条生路，携儿带女到了岳池，形势稍为平稳之后，他办起了“精武习艺馆”，传授陈家拳。

惠中的哥哥张辉如，大惠中十多岁。在父亲的教诲下，喝了一些墨水，是农村中的知识分子。父亲去世后，子继父业，做了私塾先生，他性格刚强，忧国忧民，为人正直，喜打抱不平，拜陈三文为师学拳，是“精武习艺馆”的得意门生。张辉如练习的是陈氏老架太极拳。他每日鸡鸣即起苦练，又经陈三文精心指点，拳术在拜师习武的人中出类拔萃。

张辉如练拳的事被惠中知道了，她缠着哥哥，也要学打拳。

“哥哥，你教我学打拳吧！”

“幺妹，莫缠哥哥，女娃家学打拳做啥子嘛！”

“你们男娃家能打，我们女娃为何就不能打？”

“师父说，我们学它护身用的。”

“我们女娃也用它护身哩！”

“哪光是护身呢，师父说，练好了，还要上战场打洋鬼子哩！那洋鬼子绿眼睛，黄头发，好吓人，你不怕呀？”辉如见说服不了妹妹，故意吓唬她。

“不怕，不怕！”妹妹决心已下，一步也不退让。

被缠不过，辉如就教妹妹几招，他想应付一下了事。没想到妹妹步步紧逼，他只好把在师父那儿学的拳术都一点儿一点儿教给她了。

经过苦练，惠中学会了拳术，她打起拳来心静意专，呼吸自然，动作柔和缓慢，协调连贯，轻灵沉着，虚实分明，运行螺旋缠绕，变柔成刚，刚复归柔，刚快发劲和跳跃、震脚等动作掺杂其间，野马分鬃、海底捞针等一整套动作烂熟于心，活脱脱表形

于外。

惠中开始学打拳时，兄妹俩商定：为避免种种闲话，这件事万万不能让人知道。没想到在一次预想不到的事件中暴露了。

一天，惠中上山砍柴，回来路上被本地无赖张大发堵住了。张大发仗着家有一些田产，终日游手好闲，晃悠悠，惹事生非，横行乡里。此时，他平伸两只胳膊，叉开双腿，像一个大字，站在路中间，用贪婪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邓惠中。

“走开，你要干什么！”惠中大声喊道。

“莫要嚷。妹子你生得漂亮，让我相相面嘛！”说着，舞舞扎扎就要动手动脚。

惠中气急了，呼地就是一拳，没想到这一拳出手太重。那张大发在重击之下，踉踉跄跄倒退十来步远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口里直吐鲜血。这样一来，邓惠中会打拳的消息就像一阵风一样传开了。

练拳习武、田间劳动，使惠中出落成了一个端庄秀美的姑娘。充足的阳光给她健康的肤色，山里的清风使她容颜焕发，粗茶淡饭使她有了结实的身體。

她是一朵山花，柔媚里含俊，美丽中透露着乡村姑娘的蛮野和稚气，身高一米六三左右，体形不胖不瘦，身段优美，娉婷可爱。鹅蛋形丰腴白皙的脸上，长着一双乌亮乌亮的大眼睛，上面有两道弯弯的眉毛，浓密的睫毛和黑眼睛配在一起，是那樣的相得益彰。她穿着自家织的土布衣服，更使自己显得别有一番风韵。

张家姑娘的品行和美貌，吸引说媒的人纷沓而至。在那样的社会里，要得到美满的婚姻是很难的。惠中的一个表姐由于婚后得不到幸福，终日被关在屋子里，不久郁闷而死。惠中决心以表姐为鉴，由自己来选择意中人。开始介绍的几个，惠中都不表可否。她对母亲说：不管是谁提的亲事，我都要亲自看男方一眼，否则决不嫁人。

在封建社会，缔结婚姻靠的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妇女只

能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根扁担抱着走，哪有选择爱人的自由。惠中提出要亲自看上一眼对方，这是对封建礼教一个大胆的反抗。

和同时代的姐妹们相比，惠中是幸福的。十五岁那年，一桩美好的姻缘降临到她头上。

结 婚

又有人给惠中说亲来了。男方家住岳池县城，十九岁，名叫邓福谦，是县城江西馆小学的校长。邓福谦的父亲开杂货铺，家道殷实，小有积蓄。当父亲的想让儿子也走经商这条路，但福谦不干，他安于过贫困生活，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。惠中听人介绍了这些情况，觉得这个青年有志气，同意了这门亲事，但仍坚持过去提出的一条要求，要亲自见见人。家里拗不过她，也就默许了。

相亲那天，邓福谦来了。惠中藏在闺房里，从门缝里偷偷往外瞧，只见这个男青年，中等个子，大大的眼睛，文质彬彬，很懂礼貌，谈吐举止是那样的谦恭大方。她松了一口气，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在心头涌起。

“死女子，看清没有？该称心了吧？”福谦走后，妈妈问惠中。惠中羞答答地不说话，只是把手中的手帕绞来绞去。

婚期很快订了下来。

就要离开自己度过童年、少年时代的长滩寺，离开生养自己的母亲，惠中的心情有些难受。她把自家的院子扫了一遍又一遍，把母亲和哥哥的被褥全部拆洗干净。结婚前一天晚上，在母亲当年生她的那张床上，母女俩唠了个通宵。母亲是了解女儿的，但她还是反复叮咛惠中：到了婆家要勤快，要本分，凡事多用心，照顾好公爹、婆母和丈夫。惠中一一答应，她极力让母亲放宽心，劝母亲多多保重身体。母亲为抚养哥哥和她受尽了熬煎，看着母亲

枯槁的面容，惠中禁不住一阵心酸。

第二天上午，“劈劈啪啪”，一阵鞭炮声响过，福谦和娶亲的人到了。这一天，福谦的精神更加焕发，穿一身簇新的衣服。惠中含情脉脉地看他一眼，心头止不住怦怦直跳。还没等她多考虑什么，一顶花轿就把她抬到了岳池县城。

在岳池县城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，街的南段下南街有个江西馆小学。早年从内地往四川移民，岳池县城来了一伙江西人。他们设立了江西祠堂，以便宗族聚会和处理一些纠纷。后来一些有识之士看到各地兴办教育，就建议把祠堂改成了小学。全族一致推举上过学的邓福谦当小学校长。福谦和惠中结婚后，就住在江西馆后边的两间房子里，两人互敬互爱，相敬如宾。惠中尽心尽意照顾老人，承担了一应家务，使福谦能把精力用在事业上。

晚上，福谦在油灯下改作业，惠中忙完家务，就在旁边陪着。福谦晚上要批改一摞摞的作业，但他还是很关心妻子，总抽空给她讲故事，或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的精彩片断。有一次福谦给她读《水浒》中的“鲁提辖拳打镇关西”，正读到鲁提辖和镇关西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却停了下来，专心地批改起学生作业来。惠中急于知道故事的结局，就拿起书来看自己看，可她十个字有八个不认识，只好闷闷不乐地坐在一旁。这时，福谦故作吃惊地说：“你生气了？镇关西没被打死吗？”惠中叹口气说：“要不是你给我念，我哪认识他呀！”福谦说：“你要是能认字，可以看好多书。以后我教你认字好不好？”惠中乐得跳了起来：“你怎么和我想到一块了？我今后就拜你为师，你可要做一个负责的好老师呀！……”福谦说：“你放心，我还想培养一个秘书呢！”说完，他们都爽朗地笑了起来。福谦还经常在晚上，领几个青年到家中来，他们谈时事，谈有关救国的事，有时互相争论。每当这时，惠中总是把茶水沏好，给每人倒上一碗，然后悄悄地坐一边听讲。有的她能听懂，有的她听不懂。

一天晚上，几个青年走了之后，惠中问福谦：“你们说的‘革

命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讲讲好吗？”福谦告诉惠中革命一词最早见于《周易》一书。《周易正义》上说：“革者，改变之名也，此卦明改制革命，故曰改革也。”又耐心解释《周易》是殷周之际占筮用的书，它断定自然现象是“日往月来，月往日来”、“寒来暑往，暑往寒来”的不断更变。现在所说的革命就是要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，推翻人压迫人的社会。惠中问：“搞革命能打倒地主，让穷人翻身吗？”福谦兴奋地说：“能，能！”惠中又问：“到时候妇女还受压迫不？我最痛恨压迫妇女。”她说：“我有个表姐，结婚后，丈夫不在家，公公、婆婆怕她和外人接触，一直把她锁在房中，不到两年她就憋闷死了。你说，妇女的命运能改变吗？”福谦很有信心地说：“革命成功了，男女就都一样了。”听了丈夫的一席话，惠中仿佛一下懂了许多，她佩服丈夫有那么多知识，懂那么多道理。

要想有知识，非读书不可。惠中心里悄悄萌生了求学的念头。每天，她看见孩子们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来江西馆小学上学，听着孩子们清脆悦耳的读书声，心里格外羡慕。有时她站在教室门外听讲课，好久也舍不得离开。

改 姓

1927年，岳池县办起了一所女子师范学校。知道这个消息后，惠中高兴极了。

一天，她向丈夫表达了要求上学的心愿：“福谦，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。”福谦看着惠中吞吞吐吐的样子，笑了：“夫妻俩可不许客气，有啥你就说吧。”

惠中说：“我和你结婚后，看到你和同你来往的人都很有知识，我很羡慕。听说咱们县城有一所女子师范，我想到那里读书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这件事我想了很久，今天才说出来，就怕你不同意。”她说完，用期待的眼光看了一眼福谦。福谦听了惠中的话，

用手抓着头发，半天没吱声。惠中等急了，又催问一句：“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呀？”福谦呷了一口茶，缓缓地说：“年轻人求学读书是好事。咱家经济条件也允许，再说咱们现在没有孩子，牵扯少。你去上学我倒是同意，可就怕爸爸不赞成啊！”“肯定不赞成吗？”惠中问。“肯定不赞成。唉，你不知道，我爸爸可封建了，他最看不惯那些女学生疯疯张张，上大街，进学堂，说这是胡闹。你想，他能让儿媳妇也掺和进去吗？”听了这话，惠中脸上起了一阵阴云。“那，那就没有什么办法了？”惠中急得直想哭。“别急，别急，我跟爸爸说说看怎么样。”一听有希望，惠中也来了劲：“光说说不成，你得让他一定答应！”福谦看惠中求学的决心这样大，很受感动：“好了，我保证给你办成这件事！”“一言为定？”惠中追问。“一言为定！”福谦很干脆地说。夜深了，两人在床上又将这件事谈论了很久。这一夜，惠中感到很幸福，仿佛实现了美好的愿望，她已经坐在了学校的课堂里。

几天之后，邓福谦单独和父母在一起。他的母亲一个劲地夸儿媳惠中好，说她贤惠。福谦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好，好什么！”邓掌柜一看儿子这种态度，威严地问：“怎么不好？”“她没上过学，没有知识！”“没有知识，你说怎么办？”邓掌柜追问。“让她读书，让她上咱县女子师范。”邓掌柜一口拒绝：“不行！妇道人家上什么学！”

福谦一看父亲这个态度，知道来硬的不得，急忙变换了口气：“爸，我可不是嫌弃她没知识。想让她上学，可是替家里考虑啊！像咱们做生意的人家，最容不得闲人。俗话讲坐吃山也空。惠中上了学，学点知识，能自食其力，就不吃闲饭了。毕了业，你不让她抛头露面，在家帮做生意也行嘛！再说，父母不能跟我们过一辈子，我和惠中以后都有了事做，生活会好一些，你们也就放心了。”

福谦这一席话，打动了邓掌柜的心。这几年生意不景气，家道日益衰微，将来多一个人做事总比多一张嘴强啊。权衡一番，邓

掌柜终于答应让惠中上学，但他提出一个条件：“上就上吧，女人家抛头露面终归不好，上学下学都要用轿子接送。”

惠中上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去女子师范学校报名那天，她坐在小轿上，心情格外舒畅，她像追求自由的鸟儿，一下子飞出樊笼，进入了广阔天地。为了铭记丈夫对自己求学的支持，表达感激和敬佩之情，惠中在填写入学登记表时，提起笔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姓改为丈夫的姓，在“姓名”一栏里端端正正地写下了“邓惠中”三个大字。

在学堂里

邓惠中进入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，一下子扑进了知识海洋的怀抱。她深知自己求学的不易，因此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求学机会。每天一下那顶竹子做的小轿，就匆匆向教室奔去，或是阅读，或是作练习。每逢老师讲课，她总是听得十分认真，津津有味。

那时，岳池县女子师范学校成立不久，但在川东颇有影响。辛亥革命后，一些进步人士倡办女学，经过“五四”运动洗礼，各地兴办女学的风气日盛。四川本来就重视教育，一经有识之士提倡，各地的女学纷纷冲破封建势力的阻挠，破土而出。当时有人认为女子毕业后当老师最为适宜，因而创办的女学中女子师范居于首位。

在岳池县女子师范就读的有名门闺秀、权贵爱媛，也有像邓惠中这样一般家庭里的妇女。她们入学的目的也不尽相同。有的是在闺房里呆闷了，想出来换换环境；有的是想冲破家庭的束缚，扩大视野，寻觅如意郎君；有的则是真正为求学而来。这样，女学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类。一些人用心于描眉擦粉，追求“淡妆浓抹总相宜”的效果。一些人则醉心于学业。邓惠中属于后一类，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。

刚开始去，一些出身于名门、权贵和有势力家庭的小姐，看